

文壇

第九期

• 目 錄 •

啞歌 (長詩) 李若川

散 文 特 輯	山村的月	許幸之
	响亮的名字	洪成
	寂寞(外一章)	梁青
	海花	碧原
	原野低唱	艾林
	父親的長烟斗	哲平

戰鬥的文學 (論文) 金平

我叫喊—— (詩) 丁平

怎樣印『倦鳥之歌』? 盧森

譯 詩	冬天的早晨	曹式恆
	歌	卡倫
	給大自然	託爾斯泰

調不和的心絃 (書簡) 彭詩靈

發行人：陶林英
主 編：盧 森

中華全國文學界聯合會曲江分會編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ROYAL CENTRAL LIBRARY

譯詩三章

馬蔭隱譯

冬天的早晨 普式庚作

昨夜，你會記得

風雪變得那麼強烈啊

烟霧飄浮過陰暗的天空

月亮好像塗抹上一層灰色的油跡

從幽暗的雲裡看去變成了枯黃

然而你依然靜悶地坐着呀

現在……打從這窗望出去

蔚藍的天空底下

好像一張華麗的地氈

雪綉着，在陽光裡閃耀着

隱約浮現出來的是光禿的森林的

黑色

白霜幕下的松樹的青綠

和雪底下的滾動的川流咧

這首詩是普式庚在一八二九

年十一月遊完高加索以後寫

的，這兒譯出是其中的一節

歌

卡倫辛作

——陰沉的日子
是行近來了

我愛的那一個
回來不是？

周圍都是霧
在這門限上

我站立着，

完全浸在憂鬱中

而我歌唱了

我的朋友在那兒呀？

寒冷吹送着

我的花園荒蕪了

每一枝樹木

變成了裸體

我感到寂寞啊

你離開了

靜靜地

而又離遠了

騎在你的飛馳着的馬上

任馬路中間

我看見

完全浸在憂鬱中

整個在震動——

我的親愛的人啊

我得長時間的

這創痕在我的心上
我受傷了——

洒着淚

致大自然

托爾斯泰作

我祝福你，森林

幽谷，禾田，山，水

我祝福自由

和蔚藍的天空

我祝福我的工作

和這空乏的食糧袋

和無垠的平原

太陽的光和夜的黑暗

和我好像一個乞丐一樣的行過的

那寂寞的小徑

和田野裏的每一片草的絮

和天上的每一顆星

哦！假如我能够混雜我的整個生命

我的整個靈魂會和你滲合在一起

哦！倘若我能在我的懷抱裡

我會擁抱你，敵人，朋友和兄弟們

和大自然所包含的一切。

山村的月

許幸之

月色，像一幅淡月邊緣的紗帳，每晚，籠罩着這清幽的山谷，和這靜寂而樸素的山村。於是，山，水，樹木，和屋舍，在秋月的愛戀的青光下，却構成了黑與白的素描，披青柔和而抒情的光影，更充盈了這山谷的詩情和畫意。

管埠，這灰暗而原始的山村，只有在銀色的月光下，才能把它裝飾得比較優美。那一輪曠反映着月光的青白色的粉牆，和被樹蔭遮沒了的灰暗的屋影，帶來了一種悲涼的異鄉的情調。雖然有幾家燈火，從古屋的屋檐裡發出了微明，這樣，使用月光和詩意，掩蓋了這山村的破碎。

雖然，在那些黝暗的屋中，和那些狹隘的村鎮上，住滿了營營商營的僑民，跟那些受過高等教育的漢人，雜居在一起，也還能安然相處。連本地人也不十分熟悉他們語言的僑民與漢人之間，感情雖不甚融洽，但已然可以互相來往，和自由交易了。

這會使外人不相信吧！當全世界都受着炮火洗禮的今天，這兒卻沒有聞到戰爭的氣息；甚至連敵人的敵機也尋找不到的這座山谷，居民們不但沒有過慘痛的記憶，連發報的鐘聲，也不曾驚擾過他們的寧靜。

離開坪石鎮還有二十餘里的管埠，每天有船隻來往，使中大的校本部與師範之間，取得了經常的聯絡，沿路上，靜靜的河流，平坦的沙灘，以及那些突屹的山峰，和松嶺，構成了一幅幅優美而奇拔的風景，乘客們可以在船艙裏看書，唱歌，抑或閒談着有趣的故事，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經到達了坪石。

坪石，原也是一座古樸的城鎮，可是由於幾個大中學的集中，現在，已經變成一座非常時髦的城池了。由於外來的學生，教職員，及其家族們的人口激增，尤其是一年一度的秋季考試，把這所長約三四里的城鎮，忽然地繁榮起來。

在那經摺似的曲折形的街道上，開設了各式各樣的商店：茶室、酒樓、書舖、和旅館，甚至連各大都市裡最流行的拍賣行，在這兒也可以發現。那裡，也照樣陳列着西裝，騎車，以及一些歐化的舶來品。

最顯著的是在學期開始的季節，或是休假的日子，在坪石的街頭，酒樓，和書舖裡，到處擠滿了那年輕，活潑，而帶有南國風度的男女大學生的踪跡。甚至，連銀行和郵局，也為他們整天忙碌不休。

而雖然屹立在鎮頭的中大校門前，擠滿了看放榜的

國立圖書館藏

青年在入帶着憂容或笑臉，如個科舉時代秀才一樣，他們伸長着頸子，焦急地，在榜上尋找着自己的名字。假使，從榜上發出了酒杯碰擊的歡騰，那一定是被命運決定了的勝利者的笑聲吧？

使人滿意的，是這兒每院附設着一個獨立的圖書館，連校本部的公共圖書館在內，一共有八九個圖書館之多；而每個圖書館，都有相當多的書籍。據說，尤以文學院最為豐富，也許是歷史較為悠久的原故吧？實際上，圖書，也應當是文學院最珍貴的寶庫了。

師範學院却俯瞰着管埠的村鎮，用木屋搭成的重重疊疊的校舍，佔有了梯級形的半壁山麓。而教授們的宿舍，都居臨在最清幽的山谷之中，緊緊地被四山的勝景所環抱，而高聳入雲的巨大楓樹，却做了他們聊避風雨的紅色的遮傘。

因為教授們的學識和經驗的豐富，都已經達到人生最成熟的年齡。尋常，總多少帶有莊嚴態度的教授們，一到了中秋節的晚會上，都會流露過早經過了的少年時代的真貞。

每晚，當悲涼的秋月，從東邊的松巒升起時，我便從山村，一直散步到幽深的山谷，而且，一直散步到很晚很久才回來。哦，那是多麼美，又多麼靜的月夜的山村啊！蔚藍的晚空，青綠的曠野，一切都彷彿浸沉在秋夜的夢中。

於是，從舞舖灑了銀光的清幽的山谷中，和那白玉砌成了似的山坡上，颯風，有時吹來一陣金桂花香，有時送來淙淙地溪水的彈唱，有時，則從點着燈火的遠處的窗櫺裡，傳來了輕揚而美妙的提琴的鳴奏。

我獨自坐在披了月色的山坡上，靜靜地聆聽着那些世界名曲的演奏；那些莊嚴，明快，狂放，纏綿，歡欣，抑或悲愴的音調，不斷地從那巧妙的弓弦之向流瀉出來，流出窗外，久久地在山谷裡縈迴，然後，慢慢兒向昇起的夜霧中消散。

在月光下，我往往作長時間的深思，為什麼從小不學習音樂呢？這是多麼迷人的藝術啊！假使我是貝多芬，當我在月下散步時，我會寫出的「月光曲」來，如果我是濟慈，當我聽到夜鶯在山谷中歌唱時，我會寫出優美的「夜鶯歌」來，可惜，我是這樣的愚昧而低能。

夜深了，當夜霧瀰漫了山村，而一切的聲音都從山谷中消散後，我便由小徑上獨自歸來。這時候啊！花香，流水，和宿寫的私語，都不能使我關懷；甚至，連路旁的樹枝戲弄我的衣裾，我也無心理睬。那時候我一心祇在回想著，追憶着那久已流逝了的黃金時代的夢景。

啓：本刊下期擬出一短篇小說特輯，敬希作家們惠賜五千字以內的「短篇」佳作。

文壇編輯室

响亮的名字

洪成

——獻給桂林君之靈

廿八年春我和一位朋友，在荒草堆中找到桂林君將要湮沒的墓地。

到了亡友桂林君的碑前，看那墨筆寫的字跡給風雨浸淫，淡得幾乎看不出字來了。

我的眼睛又有淚了，可是，它不是軟弱，委屈，向着變頹的高低聲階處慢慢地流下來，而從眼眶裏像有橡皮袋，經什麼一壓拋射出來的。

這是悲憤熱淚嗎！是呵，它和孩提時所流的的確是不相同的啊！

「你知道嗎？你的朋友，在落日架不穩了，鬚山漸沉落的黃光裏，站在你的墓前呵！」心顫滾動着這幾句蒼涼的話。

那時，我天天和工作發生可怕的親暱，它對我撒賴抱賴，把一股的炭酸氣，呵在我的臉上，沉重的臂膀糾纏了我，這種愛情是很難抗拒的，屏

以，時時想到墓前來看他人間留下的記號，一直遷延了許多時候。然而，我很知道，他是不會再和以前一樣來看我，和我傾談了。只能夠我去看他，——看他的墓，模糊的石碑了。

同時也只有我說話，不能再和以前一樣彼此高談闊論的了。——這樣，怎不叫我默哀而悲痛呢？

☆

我認識桂林君，是民國二十一年的春天，在他的一位親戚而我的同鄉的家裏。一見就很熟，無所不談，相逢很晚似的。而我因為求學的梯子被「一二八」敵人的魔手放射出來的砲火毀斷了，在家裏尋着沒有多大意思，同時，鄉間學校的習慣，多數是春季始業的多，老曆庚午年外，還有「一二位友好談天，到了大地播種的時季，一個個挑着書箱，到兒童樂園中

去散播博學的種子去了。自己孤身地望早曉挑水婦，傍晚掃與着樵採的影子歸來，委實太寂寞太單調了。

因為去年王族人做教員，我們姓真的人不滿意，大姓對大姓，門戶之見甚深，而學校是鄉立的，爲了和緩兩族裏的激憤，四鄉的學校開學上課了，我們村裏的教員還沒有聘請，所以要一處可諍說的地方也沒有，在三月間開校董會，我聽校董們都說：「塘裏的魚子要塘背的人垂釣的」的話，知道裏面的意思：那一筆錢不能平分，却不如平無，於是，我接受掌管財政校董的授意，便介紹了桂林君，他因為要等叔父的來信，暫時也就將就了下來。

他來了，除了和孩子們講課本，說些不很想說的話以外，而我是他常臨的來客，這個職位我不貪我不圖，他不提防我，我不嫉妬他，心情是那麼坦白，真摯而融和，況且他和我一樣愛好新文藝，彼此便進一步的引爲知己，來往得很密。不久，友誼濃過

三春的繁花，香味滲入了心脾和肺腑

☆

他像是塘背的釣魚人，那些家長們事前無惡影投在心裏，俱遣子弟來校就學，由於他的勤謹，認真，釣來了不少的贊譽。起初一個人還可以馬虎的敷衍過去，開學不到兩星期，一個教室無論如何都容納不下了，便分做兩個講堂。而他不比堂宿，一個人能夠辦十拾八拾的；講起來學生也沒有人有登堂飲案的顧盼一携來行李貴校自理」的那樣能夠自己管顧自己，有自由自愛的精神的，校規沒有效，級長班長也監督不了，組織學生自治會亦治不安，我有閒却常和他幫忙，並且在校廣處告知了這種情形，校董也喜出給早烟薰的牙齒：「無論如何都辦多一位先生來幫先生的手」，而校董不過是我們鄉間有名的泥水匠，如果問他那座房子建築得合不合風水，許是鎖頭屋子要多少工夫，他是如能神如聖的說得出來，但是，問他有誰人可以聘請的，我看到沉思和焦燥馬上便攔住了他的眼睛，並馳騁於他土色的臉的疆場上。

我看它們空跑了一圈又一圈，心裏沒有繼續什麼東西，於是他詢起我徵求起我來了。

「我，我是塘裏人呀！」我剛說出口，他就說「這這對那些沒有學歷就想來做教員而說的呀！」一一來學校因為經費支絀，外聘困難，二來爲了友誼的甜蜜，三所以，我不要學校中的津貼與補助，義務的，有責任的和桂林君分担一點功課上的忙。

☆

因爲他的名字是廣西一個名號，我會對他說過，爲父母的和兒女們起字名，千萬不要流於庸俗。很清楚地，我那時會對他說：「狗牯，馬仔一類的自然不成人名，就是以地名物命名來呼喊，亦多不雅，而你的却還很好！」爲什麼，千千萬萬的方塊字裏，難道會找不到其他的了？」說了振振的詞，他那時好像沒有喘過喘唇反駁過我。

及後，我這把「名正言順」附會入我們的論據裏面，自己感到這理由的充分。

沒有人反駁，沒有事證明，滿意穩定的坐在我的心裏。

這樣的時間，過了二年，一直到桂林君逝世了以後，我才把自己的意見推翻了，如同初登教壇的教師，在黑板上寫錯了字，那時學生們全沒有發覺，自己在靜觀裏發現後改正過來，校長就領了外客來參觀課堂，那時我的心情和那位教師是差不多的。

☆

現在，讓我最笨拙的手腕來描繪桂林吧，他還是很俊俏的呢！他並不像美人，頭髮彎曲，身材不高也飽滿、清晰、白嫩，我和他同庚，但是我照鏡的時候，搽了雪花膏，而他陰險地走過來站在身後，我從鏡中發現肩胛邊出現一個頭顱，驀然驚愕，等到鎖定了以後，我把鏡子隨即移開，因爲我明顯地，顯出他年紀比我更輕，粉了飾仍不及他的白嫩。

由於朋友進入同事的關係，我們更親熱了，親熱是够親熱，然而，他沒有把我當丈夫，我也不敢愛他像妻子，可是每次聽到鄰近的老夫妻，或許年青佳偶吵架的時候，我却浮上我倆的友誼比他們的情感還要甜蜜的感

覺來。

他沒有了母親，對老父却有雙重的孝順，每逢禮拜六下午必定回去省親，拋下我在神宮裏，那寂寞的滋味，比失戀還要痛苦啊！

端陽以後，他接到他叔父的信，擺脫了教室的陰影，到海康去過軍隊生活去了。

轉請來的老周，他對我也像是很好，而我覺到那兒一點光熱也沒有了，很覺黯然，漸久漸疏，到後來腳跡影兒也沒有到那兒去了。

☆

下學期我到了鎮上那所初中去任訓育主任。

我倆依靠着密密的書信維繫着情誼。

想不到第二年初夏，他突然寫了一封信告訴歸期，而我莫明其妙。我勸他的信寄出去不到兩星期，還不到沒有像信懷疑的焦苦，就聽說他到了家了。

他來找我，滿臉晦氣，我和他談

鋒直交鋒到深夜，知道他因為接到電報，被裏面一父病危速返一五個字激起人子孝順的狂瀾，整天哭泣着，他的叔父想藉勸慰也勸慰不住，就這樣請長假回來的，直到回到家以後，而他的父親却健旺在做田裏。

到他死了以後，我在一聽我哭聲的悼亡詩裏第十一節這樣寫：

啊，託言父病人膏肓從你歸家

孝念牽回，方信天倫這般虛假

焦燥，忿懣，憂鬱合夥成失眠

那天起便接受失業煩惱思的典

☆

以後，他只是在痛苦的床褥裏打滾，我將入息一部分接濟他，時時留他在校中共住，可是他怯懦地好像怕起人來，夜間我一次醒來問他他還沒有睡，第二次醒來，他又告訴我剛才的夢境如何如何。我幾次詢問他，他說出海康有個多情的戀人，割開了幾層，才知道他的心已有了斑斑的傷痕。但是，我常找些勵志哲學一類的話來說，總是接不到痒處似的，一點

也不靈驗。

放了暑假，我回到家鄉，因為暑忙且多雨水，彼此沒有來往，信也少得寄，等到代他贖務的老周來收學費時，說他額上生一個瘡，只四天就癢死了。

那時我會責罵道老周胡說，然而，老周是他的同鄉，幾次的詢問，亦一樣無二致的回答：「真的，真的：」我十分悲痛，一夜寫完了一首長詩：現在再揀出第一、四、廿四節出來，這血淚的留痕，還可看到我當時的心境。

翻翻扯扯了我的五臟

頓感鼻孔的呼吸艱苦來往

聽清了這愛懷疑耳朶

望它能落到不相干的人身上

啊，亡友，再沒有勇氣呼喚你的

名

想翻你，血流像黃河一樣地奔騰
往後作文一篇，詩一章，歌一首
都獻給我同庚的亡友

(下接第十六頁)

我叫喊……

丁平

荒塚，

我叫喊：

你人類的魔鬼，
放下來的火種

是有毒的呀，
是殺人的呀……！

一

十一時，
警報响了，
敵機來了！

二十四架，
用聲音

震壓着山城，
震壓着河流，
震壓着廿多萬的山民們的心！

可是，
二十多萬雙眼睛，
却釘緊天空，
對牙齒發出命令：

「不要怕，
我要看它放下多少仇恨！」

隆隆……

經過十五分鐘的轟炸，
山城的胸部，

爆裂了！
燃燒了！

頭，
手，

腳，
田野，
連山頭也崩潰了呀……！

黑烟，
模糊了整個空隙！

山民們
從山頭上的土壤，

一個個
伸上頭來，

用充血的眼睛
睜視着山城，
在咒罵：

「你野獸，
你人類的罪徒！

燒啦……！
看你
看你燒得多少次，

燒燃起我們多少個憤怒的火
頭……！」

二

二時，
人們都衝回山城來了，
用生命的血水
和兇狼的火氣

搏鬥着……
搏鬥着……
掙扎着……

那時，
聽不見哭泣，
聽不見長嘆，
也不看見
少婦在搜索丈夫，
老婆婆去尋找兒子，
呵！
混亂呵！……
人們
掛着淚，
捧着血，
奔跑在街巷中，
穿擲在烟火里……
嗚！
山城呵，
掙扎啦！……
野獸們要燒掉你呀！……

武江，
涪江，
眼巴巴地
看着兒子們
被人家凌辱，
宰割！
可是，
江水呀！
你竟是如此無能……？！
四
夜深了，
屠殺得疲倦了，
淡月
要衝破濃烟，
撫摸着山城，
向山民們呼喊：
「回來啦！
回來啦！
你臨母親
在等待着你們回來
溫暖它
破碎了的
將停止跳動的心臟……」

五
夜，
靜着。
寒風
悽愴地
在聽着山民們的泣訴：
「風呀，
你去吧！
趁夜深
去敲响那些
熟睡着的人們平靜的心扉
告訴他（她）
南國的山城，
今天
遭遇着
五年來空前的災難……」
附註：
三十二年一月五日十一時
敵機二十四架襲擊涪陵投
彈百餘枚燒屋宇一千餘間
逼城大火黑夜如白天死傷
人數未詳……
（六四節圖又及報）

戰鬥的文學

全 五

文學史啓示了文學的特性，是戰鬥性的，是人類爲着生存而戰鬥的最綜合的表現。所以文學的發展，是隨着人類的社會進化之客觀的條件而發展，偉大的文學傑作的特點，是必須具有表現這一個社會的生存戰鬥的條件。社會進化，激發了文學的發展，同時，使文學的戰鬥意味加重，使文學成爲戰鬥的武器，即促進了文學的形質俱變成爲戰鬥的文學。

或許會有人說，這個文學的課題，未免太簡單化，未免把文學的價值減低了。但是，我們決不能否認歷史發展的啓示：人類進化的各階段中，都具有其自身爲着生存的戰鬥方式。我們在這些方式的演進中，才可以看得出那文學的發展性和進步性。假若我們不能看出這點，那末，就把文學作爲靜止，沒有發展的，其形式方法，及其技巧，都是一成不變的東西了。（我們相信世界上決沒有一個民族的文學是如此的）。這樣，文學才成爲一個簡單的東西。所以，文學之真的價值，及其主要的課題，是在表現於戰鬥性的，不論作者之意識地或下意識地去表現人類的行動，都包容了這樣的要素，把那戰鬥的意識形態暴露出來。不過那暴露成分，得因於社會的條件，及其表現的方法有輕重之分而已！歌德就是這樣以學生的精力，建立其戰鬥的浮士德，建立其戰鬥的文學。

現在，人類生存的戰鬥性，比以前進步了。這種進步給與戰鬥的方式、方法及其武器等改進！文學的發展，也隨着這個進化而進展。即是人類社會的客觀條件改進了，文學從那消極的表現戰鬥性，而轉變爲積極的戰鬥性了。這個轉變意義，即是文學自身貫徹了本來價值，還其本來的意義，回復到積極的戰鬥應範，被作爲戰鬥的武器。這是社會的進化所導致底結果。即是，人類的戰鬥意識加強了，而成爲日常生活的東西。人類對於生存奮鬥的意義及其範圍，已擴大了許多了，我們所需要的戰鬥和求生存的意義，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或民族，或某一個集團的要求，而是整個國家，一個民族之全體的要求，所以，在這個戰鬥的形式下，求生存的範圍擴大下，戰鬥的性質改變了。因而導致了文學在戰鬥的範疇中，賦與一個重大的作用，換言之，戰鬥在我們生活中佔據了大部份的意味，我們日常生活中被戰鬥的意識所規範，很明白，現代戰爭，是全體性的戰爭，國民全力的總決鬥。這個性質，是決定了現代文學的價值，決定了現代文學發展的方向，決定了現代文學的任務。這，不論在自然主義，新實寫實主義

，浪漫主義等，就是新感覺主義都不能否定這個決定；不過，常有人把戰鬥文學當作一種新的感覺，新的未來底事實看待，當作追求新的刺激看待罷了！實際上，這是文學自身在社會文化的意味上貫徹了其對人類生存底影響的要素，貫徹其原有的動向作用！

我們不是歌頌戰爭的優點，而抹煞了其醜點，也不是歌頌保衛戰，反侵略戰是其美點，歌頌侵略戰是其醜點。這個美與醜是真理與否的分界，這是決定了文學之存在的價值，感性與理性的批判，為文學批判之最高的準則，這準則，是根據真理的境界。因而優美的文學，是不能超越了這個準則而任其；不然，那是尼采的狂人藝術，失去了理性的非人間的東西，歌頌醜惡，使人間走向獸性的發展的作品了。因此，戰鬥的文學，是須站在感性與理性的批判上，更須在真理的除上求發展；確實地把握着民族的生存意義上的要素，確實地把握着社會所與的條件，才不會使文學走入了歧途，走入了虛渺的幻想！

現階段的中國文學之發展及其方向，當然無可疑問的，是更走向戰鬥方面去，走向積極的文學之本來的價值意義上去。為着民族求生存的戰鬥事實，橫在我們面前，反侵略戰爭的客觀現實條件支配我們的整個實生活，作為表現我們生活的意識形態文學，當然是要把這些生活的因素，充分地表現這個生活的方式及其意義，不然，那是使文學自己停滯不能有所進展，自己放棄了歷史所與的任務及存在的意義，這樣，就是使文學的發展脫了節，離開了現實，與社會相距離的，僅作為文學史的某一過程中底不必要的裝飾物而已！文學必須在客觀的條件中，表白那時對於人類社會向上發展的要素，特別指示出來，啓發大眾，使其作為生活改善底輔導的東西！這個強調，決不是矛盾的，而是人類的發展一個實在。文學是作為人間意識形態之表現的，是受社會的客觀條件所限制，但在限制中，我們曾有發見改善限制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是成為我們生存條件改善的可能性。換言之，戰鬥的文學是在戰鬥的客觀條件中指出與改善戰鬥的向上發展，即是指出戰鬥的條件改善種種，指出了人類生存的必須動向！

戰鬥的文學之現階段底意義及其本質，在單純的語詞說，是國防文學，這是以積極的教戰為其主題，為什麼呢？現代的戰爭以支配了我們的生活，因為現代戰爭已成爲週期性的出現，差不多已爲一種人類生活常軌，爲我們生活中一個過程，佔據着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了，在全體性的戰爭底意義下，文學的戰鬥性更加重了其自身的任務，其主題亦隨之擴大了，從那有限的戰鬥動作的視野，而擴展到那一切爲戰鬥而存在的無限大的，貫徹了其存在的價值，啓發了人的生存底意義，及其真、美、善的價值。因此，文學在這條道路上，構成了一個偉大的條件。偉大的條件，偉大的文學作者，在這邊也是站在大眾生活的前頭，他不僅作為戰鬥的一員，不僅作為生活的歌頌者，而是以生活的改造者自任的，因此，不特的條件底文學之要求，是國防文學的要求，即是要求文學自身貫徹其本來的任務，貫徹其本來對人類生存戰鬥之真實的意義！

海花

帆

帆

海是廣闊而蔚藍的，白帆鑲在海中，就像秋空上零落的辰星。

帆，無聲地在遠方滑動，從遠遠的淺淺而來，又向遠遠的慢慢而去，寧靜而又安詳。

帆是智慧的媒介，從這方到彼方。這遠古的交通工具！

當霓霞染上了天邊，你總會變在海灘上眺望斜暉映照着的帆船了。

帆，惹起了遊子的鄉思，我把家之戀念付與帆，帶到遠遠！

鹽

在遠遠的海灘上，眩目的地反射着透亮的白色，像北極的雪海！

這是鹽，好廣闊的鹽場。

生活在鹽場上的兒女是艱辛的，他們守候着鹽鹼鹽池，任天氣給予他們的命運。

然而，他們是愉快的，艱辛的日子磨鍊得他們堅強起來。

不要踩在鹽花上啊，雖是那樣的潔白，却蘊藏着不少的血汗呢！

讓我們說吧：鹽是用血汗製成的

蛤貝

我們步行到海灘了，用着輕快的步武，在細軟的沙灘上漫步。

看哪，在海水反射過來的光芒裡，可有五彩的蛤貝底影子？那些孩子們感恩！

梨俯首在浪潮捲上來的沙礫裡，揀出一顆粉紅色的貝殼。

這是海的裝飾品！牠會帶來給你以孩提的戀憶。

持着貝殼，我和梨高聲地歌唱了我們唱着一首童年的歌，牠的名字就是童年！

孩提的生活是美麗的，在這美麗的生活裡，加上了五彩斑斕的貝殼，

該是更美麗吧！

我一面俯拾着貝殼，一面懷戀着我底童年。

貝殼，我願你永遠是孩子們的心物。

漁人

早晨或者是傍晚，當太陽貼近水平綫的時候，無論是日出或者日落，在海濱，總可以聽到漁人們的歌聲的。

我羨慕那漁人豪野的生活，是那樣的自由！

他們在險惡的波濤裡，藉着海，他們一代一代的過着原始的漁獵的生涯。

「魚兒難捕船租重，捕魚人兒世世窮！」

我不曾否認這首歌，但也不會因此而減低我對漁人底仰慕。

在海水給薰風吹得皺起了微波，天空淨得一片藍的時候，我想到這

是漁人底黃金時代了，駕着一艘輕快的漁船，撒起那家傳的漁網……

然而，現在，我却懷念起那呻吟在敵騎下的沿海漁人！

啞歌

李若川

——送一個去賣火柴的詩人

去吧！
賣火柴的詩人，
我送給你一支
唱不出來的啞歌。

暴風雨的時代，
山岳震盪着，
江流洶湧着，
原野呼嘯着，
我們雄壯的歌，
却還吞咽在
我們熱情澎湃的心坎裏。

我們也曾傳得，
顛簸，
但我們始終不懈地，
一面反抗一種暴力，
那壓住我們的頸子，

便我們的歌唱不出來的暴力；
一面追求我們的歌的音符，
那雄壯响亮的歌聲。

你由於勤勞的工作，
真理微笑地向你投誠，
它使你相信：
雄壯响亮的音符，
譜在各種實際生活的戰鬥裏。
兩年前你跋涉在戰地，
爲了嘗試各種戰鬥的生活，
你回到大後方來，
從戰爭方酣的那邊。

你會一度坐過安定的編輯室，
但有人不準你坐下去，
於是溜走了；
你會一度進過被非文化人

所標榜的文化機關，
你的腸胃嗅不到文化的氣息，
於是溜走了；

你又一度坐過堂皇的大學
秘書老爺的交椅，
你自己不能活下去，
於是又溜走了……

東也溜走，
西也溜走，
並不是你自己不願幹下去，
是卑鄙的人們空泛的感情的高牆，
隔開了你對於工作的親熱；
是無情的生活的鐵手，
把你拉進了貧與病的境界。
如是你毅然地溜走，
不向那些討厭的面孔點頭！

被所厭惡的舊環境送走了你，
又被所憧憬的新環境迎接着你，
你彷彿一隻失巢的秋燕，
在風雨凄迷的太空裏，
無休止的飛翔。

無休止的驅使，
但你不會忘掉你的任務——
追求雄壯的獸的音符，
所以你時常舉着

那些矯健的山禽的吼叫。

今天，你又溜走了，
(不知第幾次的)

正是我們南國的冬天，
一切自然的景物，
失去在我們的詩篇裏

所描寫的那些調和，

嶺南野與森林吧，

遭受到風雨的侵襲，

蘊藏着衰頹疲敗的殘相，

而這發出沙啞沉鬱的調子，

好像我們的啞歌，

是在悲送着，

因為你這次的溜走

是往遙遠的方向。

我看你那風塵的臉色，
雖然不太蒼老，

還表現存在着

青春的生命的光輝，

但比以前消瘦了，

牠說明了你的不健康的身體，

難以支持這無定期的

迢迢的路程，

可是，你斷然地溜走了，

背着你的行囊，

向幾個親熱的朋友揮一揮手。

我想你揮完了手之後，

你跟誰吞着淚水，

好像我們啞囉嚶叫着那首啞歌，

一樣是慘澹的悲哀的！

你遠走了，

我還聽見你從痛苦的靈魂裡

吶喊出來的回聲，

這樣繼續的回聲：

「在生命的邊陲上！」

又那樣倔強的一聲：

「不向生活低頭！」

從此新的生活的枝苗，

又盛開着奇異的花朶了！

詩人，在你未來的計劃裏，

預算收到多少戰鬥生活的果子？

你不要慚愧於你的工作，

(你的工作並非不可告人的)

你不要輕視你的行爲，

(你的行爲是具有偉大的意義的)

希望你勇敢地生活，

勇敢地豐收。

從此你得到光明的照耀：

和溫暖的體貼！

還不是麼？

我們的光明，

在長期的黑暗的摸索中消失了；

我們的溫暖，

在零落的交遊中冰凍了。

你能忠誠於你的工作，

光明永遠在照耀着你的眼睛，

溫暖永遠在體貼着你的心，

因為在那裏，

充滿着火的原素。

你會聽見過嗎？

一個在風雪中跋涉的旅人，
他向人間唯一的祈求
是火！

一個在黑夜裡陷足泥濘的行客，
他向人間唯一的祈求
也是火！

我們向火敬禮，
向火讚頌吧！

我們還有一個口號：
——從火中毀滅，
從火中誕生！

這些神聖而偉大的火，
如今你做了它的主人，
你指揮着它，
你使用着它，
和它賣着它，
火，照亮了你的前途，
火，燃燒了你的理想，
火，炙熱了你的詩篇，
我祝福你不要吝嗇地應用着火，
同時更祝福你不要吝嗇地

把它施予需求火的人羣。

向全世界每一個黑暗的角落
投一根火柴吧！

向全世界每一個冰涼的地帶
投一根火柴吧！
賣火柴的詩人，
用你的火種，

跟他們換取那輝煌瑰麗的詩篇
你仔細觀察他們那可憐的歲月吧
貧窮伴着睡眠，
疾病陪着行走，
他們需要光的希望，

熱的意志，
火啊，他們願向你擁抱。

趁他們到處都是
一片呼救的聲音：
仁慈的施火者呀！

可敬愛的普羅米修斯呀！
（雖然這名字他們也許還不曉得）
他們用虔誠的口號叫着你，
又用乞憐的眼光望着你，
我們的詩人，

我祈禱你把火

賤價地賣給他們，
無條件地贈給他們，
使他們的歲月爬過黑暗的重門，
獲得光明的新生！

讓他們的光明

同施火者的你一樣照耀着，
讓詩人的你的生活

同他們一樣豐富着，
他們在火的溫暖之中，
心緒開始復甦了，
提起精神和新的日子戰鬥，
又在火的光明之中，
他們看見自己的前途，
放灑步子，
走着每人所應走的路。

願火的種子播遍了人寰，
願火的枝苗蔓延了大陸，
願全世界的人們

都生活在火中，
他們在火的懷抱中

生活，健康，歡笑，自由，

跳舞和歌頌……

那時啦，我們賣火柴的詩人，
你已找到你的工作意義的真諦了，
我們雄壯的歌的音符，
是譜在光明的峰巒上，

熱的頂點上，

你把握着這音符

隨便唱出來的，

便是雄壯激昂的歌——

世紀典型的怒吼的聲音！

從火中成長的歌兒，

要唱給在火中的人們聽，

做他們生活的號角，

工作的節奏；

要唱給那壓住我們的

獅子的暴力者聽，

用我們正義的力量——火，

剷除了他們，

讓他們在火中毀滅！

那時啦，

在暴風雨的時代，

當山岳震撼着，

江流洶湧着，原野呼嘯着的時候，

我可能清晰地，

聽見你的嘹亮的歌

配合着牠們的聲音。

今天，大時代的巨輪

在歷史的軌道上向前滾着，

我以受生活的折磨，

而又受徬徨與顛倒

所煎熬的蒼老的心，

（然而又那樣歡欣的和青春的）

悲送着您，

送你去在火中工作，

送你去在火中鍛鍊，

還你去我尋光明的照耀，

送你去找尋溫暖的體貼。

去吧！

賣火柴的詩人，

我送給你一支

唱不出來的嘹歌。

（完）

（上接第7頁）

天流了五六天淚在吊你不幸

啊，可惜你的朋友不是個詩人

空有滿胸悲憤的心情

不能讓人間世的耳朵聽我哭聲

幾年來爲了生活也爲了興趣，我
寫了不少的詩文，可是都沒有獻給他
，然而廣西的桂林是一個大城，一個
戰時的新省會，是文化的大動脈，出
版的文藝雜誌，書刊很多，我每次上
書店，看到了一大批從那兒運來的書
刊，呼喚「桂林的」往往我就想起那
位可憐的亡友，在前年冬天有一次奉
命出發往南任戰地記者，到了桂林時
，大家都很歡喜，而我在車廂眺望
在夜色中奇偉的山峯，憶念起他，不
覺不痛，一股熱淚拋射出來，像站在
他墓前，看到黯淡的石碑一樣哀痛，
可是同行的人一個個莫知我的心境。
我現在曉得名字命名地名物名了。
尤其是狗牯、馬仔，越常見的東西，
愈容易引人聯想憶念的滋味，如果我
的亡友，他不是命名叫桂林，說不定
我早已把過去一段友情由淡而薄以致
於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吧！

怎樣印『倦鳥之歌』？

盧 森

——我希望這是夢，不是真實！

我噙了一口沉重而粗野的悵，剛剛旋開了墨水瓶，打算在這一個另最後的一個「大」星期來和你寫一封通信，可是屁股還沒有粘到我那張年老虛弱節病的椅子，門外就鑽入了××語叫我姓氏的聲音，我當時是知道它不是從你口裏所說的，是我奪了幾種書約定期交貨，印刷所裏的一個職員的呼喚，我心裏雖然曉得這是我最近所長詩集『倦鳥之歌』送到了，這因為等待到焦燥，焦燥到憤怒的心情太濃了的緣故吧，所以這叫聲依然不能把我憤懣的心情沖淡。

待集總算是出版了，在那邊遲延了幾天，也總算是發來了，可是那送貨的職員無意送給我一陣子舒悅，而是持續給我更多的煩惱。當我發收了以後，他的眼單便伸了出來，無非是等我找清借掛在頂上的數目，爲了逼調他的來單，並且要聲言句說這經理的命令，而我以前親身切近我的印刷機，這和牛馬乾做枕頭一樣，天天地會做了，如是種他商量，可是他也並不理我的脚尖要換了回去，就在這個情勢之下，我總感到跟他說情是落空的，而他便聲稱要我一同去見他的經理，就在這個時

候，我便嘗到了一種自出生以來所未嘗過的被人監視的滋味。

現在，我就暫且跟你談談這件事吧！諒來你是關心我的朋友，而且是關心出版界的，所以和你談起這事，諒不至於怎樣的討厭它吧。

朋友，假如你看過中山日報元旦特刊，我寫的『艱苦的筵席』那篇三百多字的短文，那你一定是以爲我那冊詩集早已出版了，或許是你會天天地等待着我會有一冊寄給你，而你要是在現在還是杳無消息，假如不是忘記了，便是對我們的友情也懷疑起來了吧。

一提起這件事，我就感到無限的厭倦而煩苦，一個人在痛苦與絕望裏，忽然來了一個新的希望的喜悅，那時會興奮到難以形容的；而我是在希望與喜悅的光輝照臨下，偏偏天天所遇到的所嚼食的都是延遲，冷淡，焦急，假同情的慈悲，那裏還有痛快的呢？

我告訴你，去年春間朋友和我要去出版的一冊詩集，沒有出版，我暗地裏焦急得什麼也似的，這是很可以諒諒的，他不是故意的和我爲難，實在是因爲經費的困

難，印刷費太高的打聽而粉碎了對他的結果。那位朋友每次來信提起這事，總是說那事多抱歉話，而且把稿子帶在身邊，到了桂林，武宜、重慶還不肯退回給我，他說：你的理想一天沒有實現以前他仍然是寄出出版的希望。雖然，事實的困難沒有一時不纏繞在他的身上，飛翔在他的眼前，就一直到現在仍然是固執地不願放它回到主人的袖斗裏來。

前些時，談起了出版長詩集的事，我得到一位經商的親戚，惠然答應助我一半的印刷費，一位同過患難的朋友又增我一千元給我做「援兵」，我在難處而可感激的機會裏，我便壯膽子着手整理長詩，那篇「呼盧」在文壇第八期發表了一半，寫了自己性子急，想把它早點兒理完給讀者，就交給修次見面的誠實管帳中，舌尖便彈出和我索稿的一位又×雜誌的編者了，而他爲了學業的邀約，不久離開了韶市；另六篇「愛國商人吳維嚴」它是在江西詩歌與木刻上連載的，可是只連載了二期，下半載就隔在停刊的泥濘裏黏吸着，自己的稿底呢，是在一看到發表後就在清理廢稿時暗地裏撕去了，等到自己悔恨，同時要把這根根來追補時，即刻飛函到詩木社去，覆信到了，說是稿子給編輯帶走了，於是再遣信時追送到那邊，空信河網的理由，是該刊在泰和決計復刊，那稿子交到那邊另某位同事的手上去了。這樣雙方出動追趕，足足走完了整個秋天，直到郵差的脚踐

踏初霜的早朝，才由那位姓吳的神交，另抄了一份退到。而上一篇呢，轉轉是簡單得多，可是寫了幾封信去都不見回聲，托人帶信也是徒然，這真是急死那急性的人呀，原來他到另一個地方去旅行，到回來登拆我的冒熱的信，才把這自投羅網的「呼盧」釋放歸來。

說起來印刷費是交得很早，估價單一過手，即先付去了三分之一，因爲那接印的印刷所是過去的同事，所以什麼手續也在彼此相知心照的互信的情誼的火苗中，痛快地燒去。審查証領到，親自送到印刷所去，他馬上覆稿，並答應着廿天可以交貨，只消常催就行了。一週以後到那兒去，稿件仍然躺在黝黑的排字房裡，催，催，催出的答覆：「瓜打不歸用，多一個星期可鑄好，排詩集是很快的。」而我是肯相信人說話的人，心想：十一月下旬出版，在版權頁上取個巧，印上「三十二年一月出版」也是好的。自己滿意這個取巧，臉上還有一股陰笑的快適應了出來呢。

這裏，我想暫時放開這事，來告知你我是怎樣對它計劃總經售的工作了，遠在遠審以前，對這種詩集發行的命運，我是顧慮操心到的了，原則是不在曲江找總經售。起初寫信到桂林××圖書社的經理××先生，他覆信應承可以代送審，但我担心中那邊的書籍雜誌多，備時必非短暫，故改送廣東圖書處審查，這消息告知他，同時定出總經售的委託簡則寄給他，過了兩個禮拜不見

佈置，而我恐怕「下星期即可排印」，而且是一很快」，因此一而寫信去查詢，一面誠恐條件不合訂不同約，又另寫信給「X社」，以防十一的變故；信編發出，原則大致相合的信到了，我興奮起來，託朋友發新聞到文化新聞上發表，說來你也看到了吧！

這或許我與來做專謀而不宜揚揚了，一宣揚就如擲下人說「洩漏天機」的不吉利吧，到第三次的信覆到時，信內的滑頭話很多，而且以第二次信的失落為「遺憾」，而振振有詞的改變了，把「總經售」的原意，改換為「代售」以答「雅意」，失望自然是失望，而另外進行的一家書店的信，亦牽手挽臂紅光燦燦地而來，裏面的回答是只消作手續上的審查，即可訂約，我沒有更多的原稿，只好望到最後的一顆念是囑咐地墮落在我的心靈的天空裏了。

走到印刷所裏，依然說「瓜打鑄好即付排」，詩集是很快的！而我對這個遙遙無期的很快，着實很大的扭心，而僅了總經售接洽的接洽，心頭開始在他的命運上蒙上了一層暗淡的灰影，但是，我不減低份數，我還有可守的地盤，曲江各書店的執事先生不肯以鄙薄施捨於我的，還有守的增聲，我總要在守的營壘中去攻進所退敗下來的城市的總聲！

是的，我對於這「文壇」是這樣誇口過的人「走不動了爬行，爬不動了滾滾上」我不過分地自認公認他人

的拐杖，也不平易地伸出手去請求人來撈援，我還是青春盛年，衰老的暮色還沒有籠罩在那顆急劇地跳動的雄心，我提起疲乏過而早已恢復了的脚力，走到的兩家書店都答應，以後因新建設出版社又經理的關心與推誠的惠愛，懇懇地答應，我傾飲了這股濃香而微辣的隱痛之杯，心情又興奮了起來，詳細磋商了以後，臨行前還叮嚀着「封面是要緊的呀！一不錯，封面是要緊的，於是我又掉到另一個煩惱的網罟裏跳躍着。

嚴霜的白芒的冷光，向我的身子投射，寒霧一陣陣包圍着我通紅的耳朵，每次走到了印刷所，連工場裏的工友們也聰明了起來，對我一度二度的安慰，企圖打發我的囉叨揚長遠去，而我好幾次爲了失望的寒冷的侵逼而引起了怒火，想找到那位老同事，閉起眼皮先罵他一陣子才向他賠罪的，可是到了那裡，找不到他，執起筆來留字時，寫了名字，心裏一個醒悟的警覺很強烈地在訓示我「調和怒氣吧！」這樣，我所寫的，比以前的格外客氣，客氣到連自己看來又好氣又好笑；就是第二次遇見了他，仍然忍氣的說：「真對不住你，我每次來催你，催得你這樣的難過！」這樣的收效，對方是那麼強硬地，自次地把我「對不住」從我口頭上爭奪了過去！

人的是有情感的，難關是可打通的，可是那無情頑固的工具，一點也不對我讓過，一樣的纏纏着我，抵觸着我，爲了它惱怒極盡能事的攔攔着我，這種機械的，

笨拙的工具的缺乏，迷失了好幾晚的好夢，心裏：轉移他家印刷吧！啊，兩個月以後的米價，明顯地漲高了一倍多了，而根植在那糧食裏如其他一切物價一樣上漲的印刷費，早已盤根錯節難於移動了。想不通，真的走不通：我悔恨我自己太愚蠢，爲什麼把一切的人都以他爲上等人口說爲憑？我要把不通的想通，幸通，唯一的辦法還是老調子「委屈求全」。

這裡我不感不感謝這所印刷所的主人了，他爲要創辦小型日報，專事添製印刷所內的工具，而把以前對於這冊書集不能對排的問題解決了。可是，它的命運坎坷是注定了似的，有了瓜打掃字時，報紙要出版，每隔一天試版一次，每試一次版，第二天幾乎陷入於全部停頓狀態，我着急，又無可如何，和排字工人商量，是不中用，和所謂裏面的人商量，託朋友去催，結果，得到的覆信「無論如何，以人格担保，付元巨出版」，這不是上面的緣故，担保仍然是一紙空文嗎？換到了元巨了，而三分之二的成果，沒有增高一分一毫，況且內部因工人少，且兼生疎，全場出動排印一張小型日報，攪到精疲力竭還不能應付下去，那裏還能夠抽出餘暇來做這種叫做「副業」的工作呢？

這怎麼好了！捲葉嗎？成品已有過半數了，不捲葉嗎？自己對於這門技術完全是外行，字架上的字粒對你張開死魚般的口像說說無能爲力，我發了更大的焦急，然

而，一樣的等於白費空耗，那時許多朋友見了我便說：「你憔悴而枯老了許多了！」而我除了默認與搖頭以外還揀上一股嘆氣……裏面的職員，多是枯老了許多的我所認識的，新年了，而我得到了新的安慰就是：「現在加聘工人，工人一加，副業就可以繼續做的！」可是，一天二天那擱淺的詩集仍然是在原來的失望而使人焦灼的沙灘上。

自己的事只有自己是最關心！朋友，不知你同意不同意這意見，我這我印刷所相熟的朋友很不少，又運動起腳步，試到國民、工合、大成、南洲，最後到了復興，你不要以爲復興的兆頭很好，每到一家，不是說舊的工作壓積，便是印刷費太低未能應命，頹然撤動腳步，搬動貼在心上的困惑，與悔恨走了出來。不能移地完成出版，就吊死在這家冤家印刷所裏嗎？那時，每次看到那家印刷所門外的廣告，「印刷精良，起貨迅速」的字，如果它們是紙黏的，就是蛋白糊牢的罷，恐怕早已給我撕扯去了。

絕望了，這還不是絕望了嗎？好，就把它孤注一擲吧！我不再到這觸目傷心的地方了，執起筆寫：「如果這阿彌陀佛的詩集×日不能排起，我寧願犧牲定鐘和心血！」

嚇，這最後通牒下了的第二天，我高興到幾乎要脫下椅子來跳，跳出瘋狂的興奮給人們看了，你道什麼？

哈，哈！X X日報在報名左角登一則啓事，意思是：明天起暫改爲三日刊，俟字房整理完竣，再行出報！而我雖然竭力抑止了內心的狂奮，我相信我二個月陰沉得如雨前天空一般的眸子，是有希望撥開一切雲霧放射出最強烈的光芒來了。

稿子是繼續排印了，封面的圖案要怎樣才好呢？朋友們說：「以前的一版」的封面是爬上最高峰的絕頂了！」固然，X X兄的精緻的木刻，現在罷關像是一難逢的月洞賓。但是我不承認，就承認也不信服，沒有盡到最大的努力，我是不肯休手的，一天晚上，我在床下找到了一位朋友寄放的木刻，託我轉交出版的，以前我幾乎忘記了它，拆開一看，那「陀隊」的一版，不是很適合嗎？可是太大了，我去找往日製版的報社，據答：「好久停止製造，也好久沒有人來過問了，我總是渴想把它來做封面用，然而，跟以前的比較起來，畢竟相差太遠，朋友對我說：『我相信到你出版的時候，它不會印在你的封面上！』」

不會錯，我只把它用作插圖之一，以後，再從現代女藝「取火者的愛麗」的木刻裏剪到一角，看來是很好，也美觀，同時也有意義，如是便找刻圖章的代刻，到做時我十分失望，因爲沒有一點藝術價值之存在，成爲剪貼那爛了。朋友，現在的封面，看來是異常簡單，當中經過的艱苦，如果不寫出來，的確是沒有人知道的。

，而你想也是和他們一樣吧！

詩集終於出版了。和新建設訂了合約，託付的話還有餘溫，走到文化出版社探到的消息，郵局裏最近包裹加價，一千公分的書，費五十多元寄費，天啊！我身邊的困難爲什麼總是俟候着我，總想狼吞我的歡快的弱肉，這樣不是給我一條死路？

告訴你，出版這冊詩集我以為是再小也不過的事，到現在，我花了三個多月的時光與精力，解開一重困難，又來一重困難，一道險阻才渡過，第二道天險又逼在眼前！自己檢討自己是個敢耐煩，敢吃苦的人，現在確實是給他們困倒了，這裏我想起第一集「日月重光」付印的往事：印至中途，那家印刷所工人和所裏的人願意氣停工，弄得我前去解圍，說了許多的話，無效；直到事件了解了以後才繼續裝訂。就是去年「文壇」第五期全部排好，工廠忽然接到命令移交，以致全功盡棄，這事你還記得吧！前後四年，爲了編刊出版，便經過那麼多的磨難……

我偷偷地告訴你，在未印它以前我還做過這樣的夢，這冊詩集出版一月後借到了一筆款子，繼續將散文也來一個集子的，可是今天，我不敢說，也不敢再想下去了，如果，有人問我爲什麼要這樣辛苦來苦惱自己，那我該怎樣答好？現在唯有對你說，因爲不了解我，而且不懂得詩的人，會把好出錢的鑲嵌給我戴的！

這事，請你聽我誇口說一個自信好嗎？

這五篇長詩，如果大膽地，不自量地說來，我自己是頗為滿意的。我知道這滿意是最不可作標準的感覺。——「小黃馬的悲歌」我是以小黃馬反映出在時代變遷，許多羊頭的買牌家，在軍隊的陣營後，以它為盾牌，背對國家民族利益的勾當。它在「新階段」上發表後，有許多朋友愛它，所以，我也加強了一點子的偏愛。「呼盧鳥」是主觀抒情的一篇，詩裏的我個人，並沒有離開現實的環境，在詩行裏還滲入了一點啓示的意味，對於人們幾千年的成見，予以實彈的射擊，要是直白的說來，也就是我的口供，告訴人們福而不安其禍，專事逸樂，那禍可轉為福；反過來說：禍能力避其福，則禍可轉為福。如果以太上感應講來說，則為「禍福無門，惟人自召」。至於「愛國商人吳維岩」那篇，那全然感憤恨。一般今日在市場上梟橫的商人，而自己的管桿又奈何他不得，只好以示威的方式來引起迷紙醉金的人們良心的醒覺；我愛它的寫實和描寫的工夫用了很多，有幾筆也畫得很傳神，所以自己也滿意。詩劇「燎原」我知是寫失敗了，爲了它到現在還無兄弟，所以滿愛它也特別深沈一點。——一個朋友在我發表了以後來信說：「這是披了詩劇的外衣的長詩，大膽採取沈沈語調是好的。」所以還給它安了一個席位。我怎樣寫「備鳥之歌」的？你一定還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們四五位青年伙子在南園的茶樓上

因爲四週的人聲喧嘩，我們又轉過幾圈轉轉不住，

我說：「我們不該永遠跟人家的尾巴跑，我們要創造更自由的詩的形式」。我把幾個月的心話說出來，主張採取散文與詩攜手，採取文與詩擁抱，產生今日的詩的新型，也就是詩的分行長時讓它儘量長短時讓它儘量短，大家對這意見沒有一點的反對，而我是抱着殉道者的精神寫了這首「倦鳥之歌」，內容想入非非與空幻，這點我不能否認，而我把它在太光報發表了以後，許多同志，俱認爲這種形式有提倡的必要，我愛它也像親生的一樣；並且把很高的期望也築在它的上面，所以連集名，我也採用了它，這樣至少是可以證明「我不是不能說不能行一個怯懦的大胖子」。可惜，我不會寫詩歌理論，用「降福人間的企圖」寫出來供給「在時代思考着」的同志作參攷。

我有這許多辛辣的苦惱與焦灼，所以我忍受着這時代的苦難，——在困憊的深心裏「搖響一個奮起自信」出版了它的。

這樣自播了一通，我不敢擔保沒有人在我的文章上手指恨命的擦了一下寫：

「盧森，拍小黃馬，托呼盧鳥，捧吳維岩，現在又在那兒吹牛了」。這樣，我說停筆。

寂寞 (外一章)

梁青慈

你走了，離開這房間走向遙遠。

你又在追求着遠方的夢了？

記得，初來時，房間里是單單祇

有你一個人的，後來才多了我。

那時候，你是那麼孤獨，夜夜在

作着可怕的夢；你說你常常都鬧着失

眠病，但後來因為有了我，這房間才

增加了溫暖，而你也沒有了孤獨。

你並且說願永遠珍惜這友誼！

然而，如今，你却又走了。是我

失落了溫暖，還是你失落了孤獨？

我親眼看見的：那天黃昏，夕陽

的花剛剛開遍了大野，你就那麼孤單

地，拖着寂寞的人影，默默地離開了。

你沒有向我講話，只是寂寞地笑

了笑，就從你的袋子里給了我一張字

條，匆匆地離開了。

那是一個多麼沉默的表示啊！

……我摸不着你的意思，於是，悵悵

地回來了。（是的，我怎麼能夠猜得

出你的字條寫的是什麼呢？）

黃昏很快地便溜走了。夜的火光

已給我這小房子照的一室溫暖。

在微弱的燈光下我讀着你的信：

「……我走了，這是很奇異的

；初時我爲了寂寞，曾經因爲你的到

來而使我得到溫暖，到如今，我却這

麼殘酷地給了你寂寞；今晚，這小小

的房子又將回復了它先前有過的孤獨

了呵！但是，朋友，終有一天，你也

會走出這斗室來的！……臨了，祝

福你快樂和幸福，不要如我以往那麼

懶的孤獨……」

默默的斗室里，默默的燈花里，

我看到了一星火光，它照暖了我底心

。朋友，終有一天，你也會走出這斗

室來的！……（但真的會這樣麼？）

那一夜，我睡了一個孤獨的夜。

但第二天，這房子就不再寂寞了

，因爲又新來了一位朋友。

他到來時即如我進這房子里來時

一樣，沒有什麼怪異。

然而，是否不久以後，我就將會

離開這小房子呢？

對着斗室，對着默默的燈光，我

張開了疑問的眼睛……

祝福

你走了。呵！多少顆心在送你，

多少顆心在祝福你。

你，從老遠的前方回來的友人呵

！如今，你又再次地投奔向祖國的烽

烟……是如此匆匆地到來，又如此

匆匆地別離。

眼望着原野的草青，一天天地在

變換着顏色；去年的今天，它是那麼

地鮮明，而今年呵！它還是那麼地鮮

明青綠呢？

然而，在青青的草地上，在季節

的轉移上，你却又走了！

走了，遠方的烽烟，吸引着你，

遠方的太陽吸引着你的，遠方的美麗的

自由吸引着你……

是的，你走了。儘管友人們是那

麼熱切地向你挽留，儘管你童年時候

父親的長烟斗

哲平

每晚，當那個挑着賣零食担子過街的老頭，咬着一根長烟斗，在我眼前閃過的時候，那我壓在心底的悲哀，就湧翻起來了。因為我剛死去了的父親，在生前也是這樣愜愜地咬着一根長烟斗。

在上海「一二八」的烽火，把父親的產業化為灰燼了，就在那個時候，他便帶着兒子們回到故鄉來，呼吸着南海沿邊底芳香味。

跟着海濱的小城也淪落了，父親的兒子是給戰鬥的巨浪捲到遙遠的一角去了！

那時，父親爲了要使災難的晚年有所消遣，於是便選擇了那根又長又粗的烟斗，作爲茶餘飯後的唯一伴侶，從此，父親就愛纏着烟斗，而且常常聽人家誇耀着他底烟斗的功效。

成了習慣性的，他底烟斗永遠是放在大門角的一張是祖母嫁時遺下來的桌檯上的，小妹妹很能博得父親的喜愛，每晚吃過飯，立刻拿起這根很笨重的烟斗跑到父親跟前笑着：「爸爸烟斗……」

老人家笑了，撫摸着小妹妹的軟髮，抽起幾縷白烟，安慰地，愉快地憶起遠征了的兒子而到外面去了。

在早晨，在黃昏，父親都坐在

宗祠門口那張松樹砍成的長板檯邊，凝視着那長烟斗上鑲了象牙的烟咀，沉浸在童年時代的回憶里。

「象牙黃了，我也老了……」

沉默了一回接着又喃喃地。

「當年，我是多麼堅強而有力呵！……」

他許是又記起遠征的兒子：

「呵！我的兒子，你在什麼地方，做着什麼工作？……烟呵！醫

吧！醫到我兒子的跟前去吧，你告訴他不要結念父親，父親還健康呢！」

現在，父親死了，他是依戀地，失望地，焦急地死去了，和遠征了的兒子，以及五六年來看德膽心燙着的長烟斗永別了呵！

父親呵！你是永遠地埋葬在沒有氣息的地方去了，你有沒有知道，母親傷心地把你遺下來的唯一的遺產偷偷地放到神枱的角落去，讓塵埃遮蓋了烟斗，企圖遮蓋悲痛的記憶嗎？

等待着呀！父親！總有那麼的一天，你的兒子從遠方回來，用血跡斑斑的破軍衣，擦去了烟斗上的塵埃；當黃昏，拿起烟斗跑到古宗祠門口的長板檯邊，燃起一縷白烟，拉起我們模糊了的記憶！

可是，那時，小妹妹恐怕不是一個天真的小孫子了吧！……

的伴侶，是怯地瑟傷
地在你的跟前，流下
了借別的眼淚，但你
却依然還是那麼的，
好狠心呵！
我們只見你：用
寬大的咀，在她的臉
龐上，輕輕地親了一
下；隨着，急速地揚
你一揚手，就跨上馬
那匹黑色的駿馬，
也不回地，飛奔而去
了。
你來時，是那樣的
快樂！你去時，還是
那樣快樂；呵！朋友
。是你真的激悟了「
生活」這一名言了麼
？
讓我在這兒祝福你吧
！願你永遠地，強頑
地戰鬥下去！永遠地
英勇和康健
(完)

原野低唱

艾林

原野，烙印在遠方人的心底；當秋風吹掠過原野，也似乎一樣的吹掠過我的心……

記得在一個晚上，月亮出來了，我夢見我和一個女友踴躍有無際的原野，擾人的夜風吹掠我們的鬚髮，她挽着我的手，我們穿過狗的吠聲，向蒼北極星照耀的地方……

忽爾看見一大羣的農人，挑着大籃的坦克車欄的怪物向我們奔來，空中繞遊着帶有有力雄壯的歌聲，屁股後頭開着許多鮮美的花朵。

我笑着我的女友，她告訴我：那些花朵都是他們用生命燻開來的，而且，是永遠不會凋謝的。

——我也願意用我的生命燻開那永不凋謝的花朵呵！

而今，原野被烟硝與火花蒙蔽了，淡藍幅，抹上着血之跡印，迷戀的丁香夢，換來了沉重的仇恨。

遠方人迎接那淒涼的秋風，凝望那陰影的原野，輕輕喚起那夢里所依戀的句子……

——我也願意用我的生命燻開一朵永不凋謝的鮮花！

讓秋風吹送給那渴望着綺麗的原野的人們！

昨夜的殘月，昨夜的疏星，到今晨還留在焦肚色的天穹；九月的風，給原野帶來了秋天的訊息。

遠方人在原野的邊沿，仰望那秋陽反映着彩霞的深處，拾起那秋天的原野的淡畫……

——這是何等渺茫呵！

南國的原野上，葬埋下我美麗的夢；惡毒的土地，產生了苦痛的悲傷；在瑰麗的故園，我失去了慈愛的母親。

在烽火連天的南國原野上，在戰

鬥的旅程上，我已經過了多少次的災害；而且，我們的眼窩也已經乾涸了呵……

現在，在山城的頹垣下，捧着一夥劇痛的心，緬懷在南國原野上的故園，故園如今不是更慘淡了？寒風緊了，對原野的情懷，祇有更感到蕭索了吧！

往昔，故園的藍寶石般的夢，浮現在心潮如波瀾，是撩情的憧憬。

十月的秋風，吹冷了山峯，吹冷了濃密的林子，吹冷了平曠的潭水，可是，吹不冷我熱情的……

因而呵，遠方人會以赤子的心，含着熱淚，向這原野的邊緣打望……

母親呵！孩子正活潑得像一隻無羈的野馬，奔馳在祖國戰鬥的原野呀……

——湘·宜濱。

調不和的心絃

寄 L S 兄

今天是舊曆年的除夕，天氣特別的寒冽，更下着霏霏的冷雨，季節的若人是愛嚼舌的，喃喃地嘖叨，導客地的遊客，去遊歷家鄉時共叙天倫甜蜜的往事，今天下午我們在辦公廳裏圍着茶爐，柴爐冒出一股刺眼辣鼻的濃烟，迫得我們都緊鎖着兩層眉頭。一會兒他們漸次的走散，爐火也冷成了灰燼，而我仍然當它是燃燼時的知己，我是有寓所的，我這兒可沒有家，每天我回去，門戶而冰水放着寒光的銅鎖，都是用自己和自己一樣冰涼的手去撞開它，等到門打開後，自己像一條幽靈的影子塞進去，裏面沒亂的文具從沒有整齊過一點，更沒有一朵笑聲來歡迎過我；往些天，我不覺得怎樣，因為我的心情寄託於嚴肅的工作，以及未來的事業的憧憬。今天，我的心飛得很遠，想起的事很多，想起了年過八十的老母，她在神前第一聲祝福，一定是送給她的兒子，那知她的兒子是在這兒看人家的孩子們玩爆竹，看人家的母親開歡欣的笑顏……

那時我心裏這樣喊叫：「我要找一個事業上的伴侶，我要建立征途上的家……」

彭詩靈

XX兄，幾年來我拒絕了幾多女人的青睞，迴避了多少姑娘的內心私自的愛慕，與及用了多少不是心願的冷淡送給心愛的小姐了。……我常常這樣壓抑着自己的情感以得計，故意扮作一個不解事的傻瓜茫然地不著邊際的放過明眸的示意以爲聰明，對於少女的愛，我沒有野心，也不肯出超我的同情，像道學先生那樣拘謹，像佛家僧侶一樣不染紅塵，更像奧尼金當年用高貴的自尊心，對付坦娜安娜一樣。……寫的是什麼？我會這樣自負：爲了寫作的崇高的生命與永恆！一定要踢開這奢糜的消耗，就這樣，我只是偷偷地去熱戀一個她孤獨也不覺得我在愛她的少女，用精神的單戀去擁抱着她來溫暖那困倦的睡夢。

我們都是一個在想像中隨時戀愛結婚，而實際上是飄零蒼白的征旅中的單身漢，我記得去年元旦在聚餐的餘興中，我曾拈到令全場羨慕的圖子：「我今年找到最合理的伴侶。」那時，我漠然淡然的，不當一回事，今天不但新曆年過去，連舊曆也是最後的一天了，那「伴侶」我沒有去「找」，所以每到寫稿或看書到了夜深

還於晚一些廢紙燃起一串熊熊的火來，燒暖冷到膝蓋以
上的雙足，這法子給我發明了以後，亦可以聊作一盆蒸
汽騰騰的熱水呵。

至若星期日下午，我却很早起床，趁同鄉的家屬都
沒有做過以前的空爐暇灶，趕快燒一盆熱水去洗澡，說
起來我悔費的X太；看見我這樣狼狽，也常常說過「我
家哪」，而我却感謝地拒絕了，因為我們都是寫小說，
寫詩的人，本情世故理解力並不比其他的人低弱，寄寓
這兒不是短暫的時間，麻煩人太多了，同情心會漸漸削
弱，甚至於討厭起來的，這是人之常情，當然她也不能
開關這常情的。但是最麻煩的還是早晨起床後的洗臉水，
這種每次一次的煩惱，到現在還想不通辦法來解除，
我寫了母親的難在，在不敢居喪般的不洗臉，寫了我沒
有坐過牢，要我梳理我的頭髮。如果天氣暖，和還可以打
一盆冷水，出頭浸到麻痺了，不久還會恢復了常態，像
舊時那，雪花滿地，那就叫我再也咬不住牙根；因此，
不自覺地到同鄉X先生的鍋子裏打了滿漱口杯的溫水，
回到房子裏用臉巾蘸浸了一個角在眼睛上抹乾了就算
洗過了臉，趕快跑到辦公那兒去赴升旗。

寫了這麼多，還沒有告訴你我是怎樣讀到你的「陣
中夜記」的了，那時，我正在趕排X刊的一個下午，我
從印刷所歸來，找到了最後的一段，就是「有誰肯像我
這樣肯幹、運力、讓步？」最精彩的一段，這簡直也是

我心底裏噴湧出來的話，不但讀完了它，而且還翻尋過
去的殘報，費了許多工夫除了第二日以外，其餘的都給
我找到了，我從頭再讀了一遍，一切的話都像解開了那
層我靈魂孤瘦的韜子的手爪一樣，由於私事的煩瑣無人
分租，一直地擱延了下來，一天晚上，以前的同事某君
問起X的行李，和他說了許多話，他還以為你就是他，
因為他在這兒住了很久，名字又有一半相同，不同的
字語音也相似。及至最後談到在X報發表一篇文章「
陣中夜記」，我才告訴他，你和他是兩個人。他雖然訂
，提起你在那兒談過我們的關係，並且很清楚地說：是
在第二天裏。因此，我費了曲折的手續，才借到那天的
舊報，看了以後，便想馬上給你一個覆信，並且寄一本
詩集給你，可是到處找不到你的通訊處，我的記性又真
，況且在軍郵第幾局字號信箱的朋友又多，雖然知道你
在楊溪，始終沒法子寫信寄給你。

現在，我想借這個機會來和你談談我倆亦誠的友情
的火炬，是多麼的明亮照澈靈魂的縫痕裏的暗影了，想
起我們的認識是X刊第一次召開作者的座談會席上，我
們相見之下彼此都憎恨遲遲相逢，由興奮熱烈的猛烈，
大家把聲浪掀得極高，以後，你有幾次來訪我，也是
一樣的熱烈得有點炙人，尤其是「XXXXX」發刊時，
我倆共同負「XXXX」的編務，因此來往聯絡得更加密切
，不過，那時候，我即覺到有人在玩弄我們。在我之前

說「X X」也非全責。在你面前又擺出這般好印，起初我們也下過這苦功，我與你，坦白，想得到，說得出，大家也非全責。而此種合作，熱情交流更加流暢，此中非全責，齊都神入了寬大靈的大海裡去。

當我的工作圖米了不速之客時，而你却先我給失業的一白癡子，撞去了崗上第安定，命運的魔術家莫會差入的，爲什麼捉去了你的職位不找他人，而找到了我去填補呢，好在我們事都了解，要不然，或許你會懷恨仇視我出此下策，對付一位新交的朋友了，記得有一天你托我介紹學校教育，曾提起這件事來談，心裏是異常蒼涼的對你說起：在幾年前，看過一位豪紳對我得意地說他如何的陰毒，用不容情的手段，對付他的鄉人，我那時就悲哀地暗想：他今天用刀子殺他的鄉親，回頭就會把同樣的刀子來殺我的。果然，因爲一篇文章觸怒了他，得到了同樣的結果，前些時我又笑起來了，笑得那麼的寬闊，釋然，因爲我當時對你重述舊事的應聽與心得，如期地又降臨了。我對這種預料又慶成功，還會如夢醒家破滅了夢想那樣傷心嗎？

在你失業的那些日子裏，我內外都給痛苦絞着，介紹你到某某中學去任高中文史教員，因爲找不到你而捨了。以後，你曾借過借衣服，大概你當時以爲這不能坦白的罷，你會騙過我，但是騙是只有一次的。當你

第二次失業時，我明道一個人人尤其是詩人，對知己朋友欺騙，每每總說定早給痛罵痛罵去了道地的衣服，赤條條地在人情北極國的雪地上發抖，比那更傾斜了，當我進一步的傾斜了以後，第二次再來時，我內心裏的種子數次用同種一詩人的同情不在「那樣」的官能，說來答覆你了；因爲那套衣服是我一人獨一無二的衣服，所以到了必須要印他摔場面的時候，我會責怪過你，朋友！

這件私人的事，自從發表了給X X兄的一封信「老實話」，以引起他的質問與怪怨後，我便知道般的不願再寫它了。可是，讀了你的「陣中夜記」，我覺得這種千古同悲的詩人落空命運的控訴，簡直是時代的呼聲，我們生在這個變化的時代，——也是卑劣的社會裡，他們趁機打劫，搶掠，敲詐，剝削了國家社會那裏多的物資，我們出入在裏面，呼吸在裏面，生活戰鬥也在裏面，總是那裏裏，空手進去空手出來，難道我們連說幾句話，寫一點心靈感觸的都不可能嗎？他們在那兒流傳做夢，亦要說我們不敢有同地，和他們共場的昏睡與與夢嗎？這，我想你也未必肯答應。個話口可以答應的「能嗎」吧！是的呵，我會常常這樣自問，我所聽的事務及與問的門類是很少，少得很，也許就因爲少，我們才能從複得簡單，統一，研究得力，挖掘得深，不過我們往往知道了而不說，就說也不過他們的虛偽冠冕

他們往往從這邊學習，到那邊就拍賣，他們是官，有背景，有權力，廣告的牌子，掛在明眼爲了「不准貼標」的人的心壁上，而我們都多少帶了一點孤僻，遇見了知己却叨叨不絕，如果對方不是同路人，却往往沉默得像一座巖壁，如你所說：「多沉默亦是隱瞞的最好辦法」，大概就是這個緣故吧，已然博不到人們的重視與同情，我們唯有噤口不談，讓人們對自己去說壞話，我們認爲他們說的不過是三寸水的淺灘上游泳，爬來爬去攪起滿天水花吧，也是近於滑稽的。所以我們不游泳則已，一游就到愛的深淵中去掙扎浪游得個疲疲的痛快。寫完了這一段，我給朋友遞去探監，路上碰到了會和我借過錢的朋友，他在凍餓饑寒齊下的時候幾次來找我，很殷勤地，錢給他借去，以後又找到了工作，沒有偷我錢票子的意思，因而在人羣裏看到了眼睛沒有相碰，而他當然是採取不理的態度走了開去，這樣，我對這樣的朋友，痛憤的心會暗禱他們再度遭難或失業，到那間這種意識消滅了，而我曉得那位朋友不是鍾情於我的，那麼就索性讓他痛快，讓他不要煩惱，橫豎自己是那麼寒貧，高貴的幸福遠見遠走的時候，使認識的朋友都來淘汰一下，要走的放它走，跟風的且讓他隨風，從水的許他隨水，何必那麼的勉強呢？

××兄，我們沒有因爲這點事小而斷絕了來往，固然我們不能來往得更密，而精神上的一點寬厚還是互相

映照而關連着的，我們在這兒一年二年，……因爲我們不是大官，也不是大學教授，十多位青年伙伴都是機關裏的小職員，這樣的在斯文藝園中肯幹，肯賣力，也肯讓步，得到的是什麼結果？你知道嗎？可悲的呵，以前詩人，作家，做了大官的，大搖大擺的不再寫作了，意思是那麼聰明；我不與你們廝混，以降低了身價，我們是不懂戴這一套假面具的，仍是經常的寫，不做「守文奴」，但是他們知道我們不是大官的時候，我們的詩文，馬上在他們的眼睛裏便降低了意圖無價值了。

我們在這可笑的環境裏，再肯幹下去，再邁力下去，有什麼用嗎？××兄，在起初我也非常的傷心過，在五卅時代的青年這種呼聲：「輪到我們的日子了就有辦法！」但是這種呼聲的人的日子到來了，辦法依然是蒼茫；及後，到了北伐的時代苦悶青年也是差不多的呼聲，但是到了他們執政了又如何呢？再後到了抗戰來臨時另一批又換湯不換藥的籲請，到現在他們走了運，不又是「老調重彈」，或是「同流合污」？我想到這裡不禁放下筆揮換一換後腦勺，再摸一摸心胸，覺得那皮膚是脆弱，裡面却是熱燙燙硬了了的，於是，我繼續的寫下去：

誰人看得起我們？不消說這官貴人看不起我們，就是准官准貴的也學樣的看不起我們；平庸流俗的不會看出我們，民衆也同樣還看不到我們，那末，我們這一羣

文

滿靈魂的雕刻家，正義與自由的音樂師，沒有人看得
起，也不需要他們看起我們，我們呵，努力並不落空，
工作並不耗費，因為我們除了一般不長進的嫉妬
，破壞我們以外，我們看得起我們，新時代看得起我們
，歷史看得起我們，神聖的事業將在未來的人類的舞台
前拍發出不滅的音響，我們的預言將在日後變為人們的
習語，醒覺後一致的要求，要求後的實現，實現後的擁
護與感激！我們呵，我們看得起我們的同志們呵！且讓
他們——看不起我們的人們，受著富貴的寶受下去，不
必讓他們計較較，好烟讓他們抽，好飯讓他們吃，肥
肉讓他們去咀嚼，美麗的女人讓他們去擁抱……我們
來抽最下等烟草，吃最粗的糙米飯，再三月三年不知肉
味，肉香……我們再讓步，我們只要擁有人們不要爭，
何時也爭不到的真理的工作崗位，我們就有我們的事業
，我們就有我們希望，我們的事業就有意義，我們的希
望就會放射出光輝……
你操，我的週身灼熱如火，我的心仍是和壞了的機
械鈴一樣，音益始終是調不和呵！——（寄自昆明）

請閱華南唯一大報

中山日報

總社：曲江 分社：梧州 梅縣

內政部登記警字第一〇四號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廣東省銀行

總分支行處一覽表

總行：設曲江

分行	廣州 汕頭 梧州 桂林 昆明
支行	肇慶 肇慶 肇慶 肇慶 肇慶
辦事處	南雄 始興 樂昌 仁化 乳源
匯兌所	電白 化縣 遂溪 廉州 陸豐
通訊處	香港 汕頭 梧州 桂林 昆明

附註：辦事處有△者及匯兌所均在設備中

本期每冊實價國幣二元
八一三圖書公司總經理

南京圖書館藏